

Ernest Hemingway  
Selected Letters

海明威书信集

(1917—1961)

Ⓣ

*Ernest H. Hemingway.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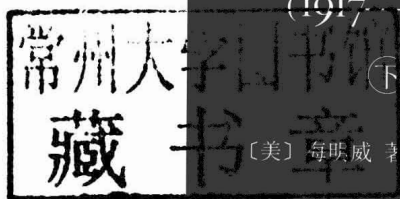
〔美〕海明威 著 潘小松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Ernest Hemingway  
Selected Letters

海明威书信集

(1917—1961)



[美] 海明威 著 潘小松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致麦克斯威尔·帕金斯

1940年7月13日，观景庄

亲爱的麦克斯：

希望下周末跟手稿一起前往纽约。人家替我在誊抄手稿，就剩最后一章了。我还在写最后一章结尾。最后一章是书里最令人激动的一章。桥被炸的过程中以及之后，故事进展令人激动不已。我写完了那部分——管它呢——不告诉你——你自己去读吧——我都筋疲力尽了，好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样。反正这是本了不起的书。我早知道我得把最后一章写好的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就剩结尾了——动作和情绪都处理完了。昨天或今天都跟中了魔似的。（那姑娘没有死。）我不想让那个该死的乔丹得他已然得到的，在与婊子养的一起过了17个月之后。假如是我，感觉则更糟。昨天写了2600字（都是动作）。几乎像个天才作家了。见鬼的是都这么成句子，看样子没机会当天才了。

你收到此信后请寄890美元支票给我，寄到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玛尔伯格（玛尔伯格摩托公司）——把它算在我预支稿费里。

我得另买一辆车。眼前的这辆搁浅四次了，不安全。外壳也弯曲了。

不久就能见到你。问候查理。

祝好，

欧内斯特

大家都很害怕，歇斯底里，妈的。我写东西都没有摇旗呐喊的感觉了。我要战斗，但不想写辛迪加式的爱国主义。别跟人说。就说我在写；而我绝不会写那个。

你把7月1日的钱寄给宝琳了吗？<sup>[1]</sup>

（此信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）

[1] 离婚前“赡养费”，一个月500美元。

致查尔斯·斯科瑞布纳

约 1940 年 8 月 15 日，观景庄

亲爱的查理：

谢谢你写信给我建议。我会尽量按你的意见处理。非常珍视你的建议。

也谢谢你来信谈那匹马的情况。我把它改成长了后脬滑膜瘤吧。还是有人会给《阵地》写文章谈这个问题？就我理解，后脬滑膜瘤不会发展成恶性疾病，病情很容易减轻的。我把发病的位置写在球节那儿，假如你和《阵地》觉得可以的话，假如马身上有这么个位置。请你告诉我你的意见。

我本打算这畜生膝盖下部撞到树干的下方，肿了，并无大碍。

我的印象是炮骨是从膝盖直冲南的，直到球节、骹骨等处被撞。如你很清楚地解释了：膝盖左近北边包扎了绷带。

我自己从未见过这样一匹马，所以都是道听途说。不过，我想尽量找机会接近这样的马匹，看看是否能找到“霍克”（我总是把它想成英国人喝的劣等白酒）和“盖斯金”（我多年来都以为是“盖斯奇特”的笔误）这样神秘的所在。

现在谈 withers（何往）。我总想象这是 whithers 的笔误，或者是马刚从那地方来的地名。别告诉我这些地方实际在哪儿，我要在生活里保留一点神秘。

我自己跟这种马的体验仅限于用它来当熊的诱饵。关于这个，我有资格给《阵地》写文章。我射杀过多匹可爱的老马、病残马，拿它们当熊的诱饵。它们的主人自己不忍射杀，也不忍心看；远远地在几百码外看着，或者在山脚下。不像我们能让整个编辑部或者《阵地》的订阅户观看。下次你给《阵地》写信的时候，请告诉他们：当熊诱饵的最佳马匹是高头大马，这样的马肉多，都不值当冬天喂草。你在太阳当头照它的地方把它杀了；在太阳底下它很快情绪高昂。假如你在阴凉的地方杀它，或者让它淋雨，就很可能变成酸腐马肉，根本不吸引熊。要想诱熊快一点，就点火烤肉。烧焦的毛发和炭火烤肉的味

道随风远飘，熊能闻到。得小心别烧过头了，因为，那样就不会飘味儿。乌鸦、喜鹊和老鹰倒来啄它。你要它尽快飘味（这都是专业词汇）的原因是它很快就没有味儿了。自然，你总能接近对马有利的风，不让它惊恐，也许还让它饱眼福。你接近这种风的时候，就能判断它不会出味儿。

还有很多秘方。可我为什么要把这无价的论马的最终归宿的数据免费写出来呢？

你收到此信后请给我发电报，告诉我“每月书籍排行”我们在第几位。我需要知道这个来安排生活开支规模。

把护封寄还你。似乎可以，虽然我不懂这些。只是那座桥该细长些，高拱，金属，悬臂梁；而不是石桥。就这样也行。但要高，要细长，看着像蜘蛛。画上石桥被炸并不构成什么画面。假如桥被画上去，一定要看着遥远，要连接陡峭的峡谷。我觉得在画面上应该按透视法缩短，因为这是要给人一种印象：是远山的一条通道。

请你把这些照我的原话告诉画家好吗？

字排得很好看。“点”看着很娱目很欢快。我看着唯一不对处就是那桥。我知道此桥只是略具象征，或许连那个作用也没有。不过，假如要画桥，就一定是钢铁桥而不是木桥。假如他画不了钢铁桥，像书里所写，那干脆不画桥。不过，他没有理由不会画啊。

把那记者写成英国人怎么样？不让他当美国人了。

一页上若淫秽字眼太多，就插进别的字眼吧。有些东西你的建议可以，也许我还会另找到些。

关于死亡气味的那部分（第19章）在我看来是与书融为一体的，是整部作品合理有效的组成部分。你记得吗，整个事情从一开始就有黑暗的气氛。自杀的那个叫卡什金的就满身这样的气氛。乔丹也有自杀的需求。凶兆的问题我知道不是故弄玄虚，我见到过活生的人行走时带着凶兆，不祥之兆就端坐在他们的肩上（这不是浪漫假象）。乔丹对吉卜赛式的玄虚，有良好的理解，也有着实的疑虑，两者平衡得很好。吉卜赛式的玄虚并非都属于胡说。为了让吉卜赛的成分合理有效，不只是看似如那些玩意总表现出来的那般玄乎虚假，我

需要某种彻头彻尾自然之物，给人点恐惧感，就像在马德里的那种恐惧。

小说里的东西不是硬拉进去的。我没有仅仅把所知所闻都放进作品。我没有把皮拉的丈夫（真名叫拉法埃尔·艾尔·加洛）结婚那晚躺在大通铺上阳痿不举（这不算数，除非是当众行房，或者床单跟吉卜赛人一起出现）写进小说，接着写吉卜赛人念咒语，想让他雄起，写她当众丢人，写他啜泣。

我略去了这些。

我还略去了一段某次入卡勒卡尔曼的故事。那里有一个人同一麻风病人上楼要干那事，一个比索银元的买卖；女病人的脸四分之三都没了。后来，如何如何吉卜赛人里有一位抗议，说是有假，此事不真。那麻风病女人下楼，一指头便把银元弹到他脸上，就像有根长线似的。

不，查理。马德里也有该死的可怕的地方，可怕得很，世上别处见不到。戈雅的绘画包含其一半内容也不到。我需要这些让书成为一个整体全面的东西。不过，我尽量不把不可发表的东西放进去。

还有某处有许多独白我打算删除。我在纽约时原稿不在手边，无法检核在何处发出的一次独白写进了小说，所以让他们都排字了。

关于其他，我尽我所能办。

希望我不是太固执于死亡的味道那部分。我只是在营造气氛，我需要的气氛。假如拿掉它，你事后会非常想念那效果的。

关于俄南之类，我得看看什么时候遇上它的。周一我开始校稿子。

这本书是一个整体的作品，而不是许多篇什凑一块儿的。你拿掉某部分放一边等着它用，下一步就不完整了。

随函寄上示意图，表示桥该怎么画，请交给画家。也请他改进一下建筑的样式。另给他一张那国度某处的图片，好安排画上的钟。再给一张钟的图片。

我从不干涉封画稿，除非他们把公牛画成小母牛，把雌雄同体的牛画成阉牛——无论是哪一种情况——我得修正。这桥的画稿我也

有同感。除此外，我觉得画稿很娱目，会引人入胜，而不是把读者赶走。

还有一事——安德烈·马蒂是真人的名字 [第 42 章]。他被判死刑，从法国逃往俄国；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。他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来美国。他无法回法兰西，除非共产党掌权。他能起诉吗？问问你的律师行不。在他逃离前，法国出的数本书和无数文章里，他被指犯有谋杀罪。共产党被认定非法，他逃离法国的时候，国民议会正调查他呢。

《玛丽安娜》（大型法语周刊）上尼克·基朗指控他犯有谋杀罪。一篇文章接一篇文章，每次都指名道姓，说马蒂杀了谁谁谁。他在 1938 年出版的《贪财的人》里，也指控马蒂犯有谋杀罪。我手里有一本。马蒂并没有采取行动对付他。他真的射杀过人，没法起诉。并且，他还是司法追捕的逃犯。这本书仍然在卖，或者说今年 1 月还在卖：玛萨在布鲁塞尔给我买了一本，弥补我送赫伯特·麦休斯的那本。

与我交谈的那位记者米歇尔代表特定的美国记者。我称他为英国记者会不会澄清笔触不受诽谤指控？英国没有这样的记者，活着的死了的都没有。书里提到的米歇尔真是个混蛋，不过仍活跃在报刊上。他的名字当然不叫米歇尔，也不具类似的名字。我可以称他为英国记者，也可称他为丹麦记者。我愿删除那部分，但这是卡尔科夫性格的组成部分，也表明卡尔科夫和乔丹的必要关系。得保留。

你把这封信给麦克斯看好吗？等我处理他提的问题时，我另给他写信。

玛萨说她咬合并浸泡了那戒指，似乎还能撑住。这里天气很好。今天下午钓鱼去。

祝好，

欧内斯特

打电报告诉我“每月书籍排行”的情况。我觉得他们不会排我的书呢。有一点我清楚，他说惠特尼 [·戴罗] 不喜欢这书。我也肯定他不会喜欢《愤怒的葡萄》[斯坦贝克] 或者《土生子》[赖特]；

也不会喜欢比如稍好一点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或者《包法利夫人》。我不是说我的书属于那档次的。我只是说他不会喜欢这些书。这些书都卖得很好啊。

(此信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)

致克拉拉·斯皮格尔<sup>[1]</sup>

1940年8月23日，观景庄

亲爱的克拉拉：

你好吗？我那邪恶的老哥们弗瑞迪好吗？

7月21日我生日那天，我写完了那本书的第一稿。得找人打字。我把它带到了纽约。这本书有200 000字长。我让律师莫伊·斯佩瑟给你寄装订好的一校清样，未动笔改呢。我两周前让他寄到太阳谷。只是你不可能收到，因为昨天我收到他的信，说还没有寄呢。我想他是以为你属于竞争对手（他已经从我的律师变成我的代理人了），担心害怕你。说之所以不寄，是因为这些清样还没有登记版权呢。

于是，今天我给他发电报说，你在短短的两周里不会抄袭侵权，说你不碍事，不会把稿子给别人看的。因此，你收到这信的时候，也大概能收到那份清样。

我的长子邦姆比也叫杰克。我估计他大约十五六号或者17号从霍尔姆之家一路取道前往太阳谷（我今天给他寄了一信，收到那天即来）。他开着自己的破车呢，会比其他孩子早到你那儿，会在银溪钓鱼。

他该在27日28日到。

我给泰勒〔·威廉斯〕写了信，让他派个人跟他到银溪，带他去那儿。假如泰勒不在，你让阿特或者查普去好吗？

也请你叫麦克〔·弗瑞斯特·麦克马伦〕给他们一间房，要么就在客栈，要么滑雪的人呆的地方，把账算我头上。



帕特里克和格瑞高里（老鼠和犹太佬）9月1日晚7:05从旧金山出发到犹他州奥格登，也顺道去太阳谷。

我给邦姆比写了信，让他从太阳谷乘火车和汽车（别开自己的车！）前往奥格登去接这两小子。他有的是时间到那儿去接站，然后乘火车把他们接到太阳谷，火车9:20离开奥格登，次日即9月2日凌晨6点抵达太阳谷。你盯着他把这事做了好吗？他有点木，但能说英语。

假如玛蒂和我都不能去接他们，请你给他们安排一间屋子等我们到来，好吗？

托你办的事情可真多。不过，哪天我也为你做点事情。或者在你的墓地发表演说，假如我们得把你和/或者弗瑞迪种下去的话。

我正安排离婚事宜；读校样到第141页了；在修改结尾。接着是坐船去基韦斯特，坐车前往太阳谷。玛蒂和我觉得我们现在该结婚。不过，告诉弗瑞迪：下次他结婚的时候别娶有钱的姑娘，因为比娶世上最穷的人要贵很多，除非你遇上刚开始创业的佩吉·乔伊斯。我可没碰上这样的女人。无论怎样，不久一切都好。

邦姆比只能呆到11日就回芝加哥。帕特里克和格格能整个9月10月都呆在那儿。

我能呆到地狱霜冻。或者说，只要能让玛蒂远离战争、虫灾、屠杀和冒险，我呆在那儿多久都行。

有可能“每月书籍”会收我这本书。假如收了，他们就会印刷10万册，我们就青云直上如斯坦贝克们了。假如不收，就仍然属于大家的2.50美元的货，希望人们来买。这是我写的该死的最好的书了。你们真好，在我写作此书最艰难的时候帮我多多。

天啊，光玩不工作多好啊。

不管离婚手续什么时候办完，我们现在自然不会结婚，孩子们在太阳谷呢。事后就没什么可顾虑了。

我是个筋疲力尽的闺女，也许做事不那么合情理。

假如“每月书籍”收了我的小说，我们就接着背包旅行。否则，就9月初跟孩子们一起坐车去某地；季节过后，我们就落脚在太

阳谷。

希望你喜欢我这本书。看过的校样大有起色。许多讹误得以修正。这个副本能让你看个大概。你和弗瑞迪自己看就行，别给别人看，好吗？

我想你会喜欢“老鼠”、格格和邦姆比的，老爸我给他们灌了点常识。他们都去过夏令营，也许很可怕。

玛蒂很可爱。我们俩最近成天坐着看排版、校样，胖得像猪。不过，在太阳谷，我们得骑马，打网球，走路；会瘦下来的。我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体重不到 200 磅，现在又回到 207 磅。玛蒂体重 130 磅，或者还要轻些。

请替我问候蒂莉和洛伊 [·阿诺德]，问候宁 [吉恩·范·吉尔德夫人]，问候麦克，问候那里每一个人。

能再见到你和老弗瑞迪可真好。我当然期待啊。

我也期待看你的新作；希望有很多东西给我读。

10 月我们上路，剧本演出开始。书 10 月 14 日出版。现在要下雨了，我又要校稿子了。

我们问候你们

欧尼

(此信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)

[1] 弗里德里克·斯皮格爾的妻子。1918 年在意大利，海明威同斯皮格爾一起开救护车。斯皮格爾夫人此时在爱达荷州太阳谷度假。

致麦克斯威尔·帕金斯

1940 年 8 月 26 日，观景庄

亲爱的麦克斯：

我今天用航空信把 123 页校样寄给你。我都过了一遍。我想你兴许等着用这些东西呢。随信附上整个校样的订正，这些都必须改过来；我列了份印刷体例单子。单子列有梅耶提的问题或建议，我作了

答复或者谈了具体怎么回事。

我一边看稿子一边就在根据你和查理的建议修改了。

我寄给查理第 21 页校样部分重写稿（共产党那部分），第 29 页（过分用淫秽这个字眼）的修改稿，好让工人排字去。寄出的校样都很具体了。他上周收到了这些稿子。

关于米歇尔这个人的描写，我大刀阔斧地删削了，除去了一切可能导致诽谤指控的东西，我想，也除去了卡尔科夫的精神风貌。把卡尔科夫写成机智的人，而又没有对话来证明这一点，没有什么好处 [第 18 章]。

我用 *thee* 和 *thou* 都是尽量做到精确的，没有给这本书沾上老夫子腔，使人不忍卒读。我在用 *you* 而不用 *thee* 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在干吗。

我把那个不能印的词儿都删掉了。我想这个词儿本来可以体现文学蕴含，这含义不好。我把它改成了无可名状的词儿，或者别的什么词儿了。

校样第 18 页末尾关于皮勒的那段描写我不同意你的意见。你认为描写部落和马就可以，我则认为那段文字很有必要。第一次这么写，给人的印象总是震撼的，你的感觉即缘于此。第二次读就可以了。

我把那段写偏见的文字也拿掉了。你说得对，这段文字对乔丹的处境的确让人费解。

关于死亡的味道那部分 [第 19 章]。除非这个很影响销量，或者会导致查禁，我觉得有必要留下。我得制造许多效果，而这些效果一时并不体现。这就像从我的交响乐团里抽掉低音提琴和双簧管，因为它们单独演奏的时候，声音难听。

假如你和查理觉得这段很危险或者不可发表，我可以改成读给你们听，而不是用它裹住你们的头。尽量透过它呼吸——你把包举到眼前，深吸气——在下一个句子用同样的短语试试。

请告诉我你们的最后取舍。这段文字就是让人感觉可怖。不是无端让人讨厌或者使之不可发表。我得给出马德里的质感，让这气味有

世俗气，具体而微，普通人觉得可信——而不是虚假的吉卜赛人把银质的玩意儿在我手上画了个十字之类。真正的吉卜赛人是很奇特的人群。这本书里的吉卜赛人不再是书里写的吉卜赛人；我从前写的印第安人都是书里写的印第安人。

校样第 94 页索尔多打斗，我同意你的修正。

我修订了“手淫”那段。我希望如此就不会难为查理了。毕竟，罗伯特·乔丹是个男人，一想到一个晚上都抱着某个姑娘，还是正常性交过的姑娘，又是总攻前夜他想睡觉的时候；有这样的问題不算什么特别。我尽量微妙地处理这个问题了，让他拒绝这法子。假如这样的描写让看稿子的人觉得反感，我可以删除。不过你记住：人物塑造令读者可信的绝对是这类小东西，而不只是英雄行为。

关于这个，大家还是坦率一点吧。

还有一些问题。

书现在缺少个“尾声”，<sup>[1]</sup>你觉得这样结尾好吗？

我写了此书并修改了一回；稿子还算可以，不过，这就像战斗结束后回到梳妆台前，或者像跟着凯瑟琳·巴克莱<sup>[2]</sup>到墓地（我在《永别了，武器》里的原创），并且还解释瑞纳尔迪及其他人身上都发生了什么情况。

我总是有强烈的倾向，想使一切都编织完整，并且整整齐齐地码放贮存起来。

我可以像托尔斯泰那样写小说，让书的厚度加大，智慧成分增多，还有其他东西。可是接着想起来的是我读托尔斯泰时，跳过的恰是那些东西。

你怎么看？这本书还算可以吗？（我已经修正了某些情绪，让小说变得更好些了。）

收到这封信后，请寄航空信告诉我你的意见。问问大家如此结尾是否合适。

我周四离开这里，坐船、驱车、坐飞机前往太阳谷。至晚 9 月 4 日该到那儿了。我离开前会把剩下 18 页校样寄给你。

昨天一整天都在修改稿子。

你看见了吧，“尾声”只是表明优秀的将领在不成功的进攻战之后也难受（这个没有什么新鲜的）。他们克服了难受（有点新鲜）。那天戈尔茨杀了那么多人，宽恕了马蒂的行为，因为他有仁心；有时候人是有仁心的。我能让卡尔科夫看出一切都是怎么进展的，并且我还让他看见了。不过，那对我而言不过是按日子记录事情。结尾处安德烈的那部分写得很好，很让人惋惜，很优雅。

不过，真正的结尾是在乔丹于森林里松针落叶地上感觉心跳那儿。

你明白吗，这本书里的每一个该死的单词和动作都依赖另外的单词和动作。你看，他开始时躺在松针上，结尾处还是躺在松针上。开头他就一直有那问题，一生里都存在这问题；结尾处则只有死亡，他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他得到了完成使命的机会。

可是，一切都澄清了吗？

我该把“尾声”放进去吗？有必要吗？还是尾声不过是高大全式的写作，反倒把原有的结尾的情感冲淡了？

你收到信后即刻告诉我该如何办。

校样第 127 页还有一个段落我想听你的意见。页首那段长文。我可以拿掉最后一句，马蒂同志的台词开头的那部分。之所以写这个，是因为……

要么拿掉它，同时拿掉第一句的开头，如此切入——安德烈·马蒂同志的介入也许太偶然，因为那儿没有人在。

其他则照旧，去掉最后一个句子。

请告诉我你的取舍。

我不愿像上帝一样写东西。因为你永远也做不到。评论家也觉得你做不到。

马蒂和卡尔科夫的全部故事要讲的话，你得另写一卷小说。不过，没有理由开了头不收尾。所以我写了那个段落。这个段落解释为何没有结尾。

好吧，我周三前就把全部校样寄给你。

这一两处修改（校样第 78 页之前没有任何问题）该不会马上影

响你制作到那儿。你回航空信，我周三或周四就能收到，有足够的时间修订。我反正先得自己琢磨着修订。不过，你一收到此信就给我回复。记住，每 1/2 盎司一毛钱。

该再校一遍以确认我的订正没问题。你可以把它抽出来，给我寄到爱达荷州太阳谷，航空挂号，大字注明“请保留”。假如没有要修改的了，我就发报给你说送印。假如有修改，同一天给你寄航空邮件。请把我修改好的清样和待修改的新清样一起寄给我，这样我就能快点核对多出来的那部分了。

同意戈斯叔叔的决定，觉得还算公正安排的宝琳，现在索要更多；当然她得逞了。9月1日、10月1日请往她的账户存500美元。她可真会玩花样。跟戈斯叔叔说同意他的方案，却跟她的律师说按另一套做。

玛蒂和我不能一起去西部。所以，我们会到那儿后碰头。我的建议是尽量少结婚；永远也别娶有钱的婊子。[以下两行半被浓铅笔划掉。]一切都会好的，很快。所以，别担心。

祝好

欧内斯特

欧内斯特·海明威

看在基督的分上，别把这个丢了  
海明威

《丧钟为谁而鸣》清样修订备忘录。这些修订内容因为这套校样上没有空白处，不能写在校样上。这些修订形式统一，每个词和用法都该在看全部校样时核对。

整部书用的是 Heinkel 代表“飞机”——不要用 Henkel。

是 Golz——不是 Goltz。

是 Estremadura——不是 Extremadura。

拉法耶尔是 gypsy——别用 Gypsy（除非在句首）。

玛丽亚被指 guapa——不是 Guapa（除非在句首）。

玛丽亚被称 rabbit——不是 Rabbit（除非在句首）。

Viejo (中央偏左), 不是 Viejo (除非在句首)。

*Qué va* 里的腔调每一例句都该用。

*guerrillero* 整部书里要用斜体字。

*partizan* 要用斜体字, 中央偏左, 整部书如此。

整部书里只有 Agustín——没有 Augusitín。

在某些地方, sierra de Gredos 被称 Gredos (罗伯特·乔丹总这么称呼)。索尔多和帕布洛总是直接称 Gredos。就按我的修订排版, 别有疑问: 我已经仔细地核对过了。

找个懂俄语的人核对俄文姓名, 看 Kashkeen 是不是该写 Kashkin。(我这儿没有俄国人。) 假如该写 Kashkin, 那就全书都改过来。

校样第 91 页空白骑士军团的名字, 我会发电报告诉你的。

题献页请写:

此书献给玛萨·盖尔荷恩

从 Donne 起的那段请仔细核对我的修订。清样上有许多错, 我根据原稿修改了。

(此信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)

[1] “尾声”最终还是去除了。

[2] 海明威取此名无疑是因为他近期在纽约巴克莱饭店逗留。

致麦克斯威尔·帕金斯

约 1940 年 10 月 12 日, 爱达荷州太阳谷

亲爱的麦克斯:

收到这封信后请寄 1 500 美元的“每月书籍”版税到基韦斯特第一联邦特许银行我的专用账户上。

我可真高兴看见鲍勃·舍伍德的书评。谢谢你寄给我这个。有些挣大钱的电影制作权谈判正进行着呢。我们拒绝了 100 000 美元出书的版税, 也许能挣 150 000 美元。<sup>[1]</sup>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我可很久没

有钱了，现在可知道拿这些钱干什么；即便是政府拿走它一半或者更多些。

在读汤姆〔·沃尔夫〕的书，里面写“福克斯”的玩意儿多得让我如坐针毡。我认不出那声音。至于比尔·韦伯，基督啊，哪天我将用1000字以内的篇幅给你俩来段描写，看看是否能把你的形象矫正些。<sup>[2]</sup>我想汤姆只擅长写他的故乡，那写得可真好，无法超越。他的其他作品一般都是膨胀了的新闻稿。

我把三十本样书都寄到能给书带来最大益处的地方了。再给我往这寄三十五本。让哪个孩子帮着打包邮寄就行，核对一下地址；如此比都寄到你那儿办这事简单。所以，马上给我寄三十五本好吗？我自己也要买六本送朋友，另要“日出系列”两本，请寄到这里，我答应了人的。也请把司各特的地址写给我。还有约翰·皮尔·毕肖普的地址。

另外，请零售发行部给我寄：

《牛弓事件》——一个叫〔瓦尔特·范·梯尔伯格·〕克拉克的人写的

玛尔格瑞·阿林翰最新出的书

《新英格兰》、《残夏》——范怀克·布鲁克斯

《到芬兰站》——埃德蒙·威尔逊

《这山属于我》——毛瑞斯·沃尔什

《奥杜邦美国手册》——唐纳德·皮提

《别了我的爱》——唐纳德·钱德勒

《如何在牌桌上玩赢》（达勃尔迪·多兰）<sup>[3]</sup>

离婚的事情似乎都好了。财产安排，监护人安排等都达成协议。按佛罗里达法律，只要宝琳的律师批准，她签字，我签字，她就离成了。<sup>[4]</sup>

非常感谢你寄书给我。玛蒂正在读唐恩的书，我把法官那本借给别人读了。<sup>[5]</sup>等我读过后马上跟你讲看法。

多萝西·帕克和她丈夫来这里了。盖瑞·库珀和他妻子也在这



里。所以，我们有足够的人陪伴。虽然我很喜欢这些人，但我们明天还是打算去三文鱼河中部河汉的原始地区。库珀是个优雅的人，诚实、直率、友好；一点也不像他那被惯坏的模样。我们在一起很愉快。他娶的姑娘也不错，她打网球可打得真好。我和她搭档能打败玛蒂和库珀。今天下午我们看看玛蒂和我能不能打败库珀两口子。在这个高纬度的地方我一开始打得很不好，现在则没问题。库珀是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来复枪射手，也是个飞鸟好射手。我打猎枪比他略强，来复枪可不如他；可能是因为多年来喝酒太多，旁骛的也太多。打网球能赢他。我们打算去买些手套打拳。他是个好人，像查尔斯·汤普森和萨利 [J. B. 萨利文] 一样好；像我们认识的好人一样好。

告诉查理我得去骑马一周左右；告诉他我会出门尽量多走路的，会拽着马尾巴上山。假如拽马尾巴上山时不得不看马屁眼，我会尽量记住专业名词这个动作叫什么的。我想是“马鞍尾鞘”；但不确定。为派拉蒙所有人拍马的题材写脚本写得一向糟糕的鲍勃·迈尔斯建议：我俩共同选一个乡村，一起骑马下山，比比谁行。我同意了，但永远也不会去做这事。他需要的是已故的约翰·麦顿；而不是诚实的欧内斯特·海明斯坦。也许查理可以出来替我去比这样骑马？假如查理骑，我也去。我们用滑雪索道把马运上去。没有自己的马的某种参与，怎么结束比赛啊？

再见麦克斯

希望你能出来

欧内斯特

(此信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)

- [1] 《丧钟为谁而鸣》电影制作权 1941 年 1 月以 100 000 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派拉蒙。
- [2] 沃尔夫著《你不能再回家了》(1940) 里面有一位编辑名字叫福克斯豪尔·爱德华兹，是以麦克斯·帕金斯为原型的。
- [3] 这份书单上有麦克斯写的“寄了”的字样。
- [4] 1940 年 11 月 5 日海明威终于跟宝琳离婚。
- [5] 1940 年斯科瑞布纳出的两本书：唐恩·鲍威尔著《吐司上的天使》；J. C. 诺克斯著《这个时代里走出的法官》。